

南方论丛 / 张燕玲 张萍主编

民族文化

朱慧珍 著

审美论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方论丛 / 张燕玲 张萍主编

民族文化 审美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南方论丛/张燕玲, 张萍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9

ISBN 7-219-05106-9

I. 南... II. ①张... ②张... III. 美学—文集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128 号

责任编辑 彭庆国 白竹林

封面设计 苏 旅

南方论丛

民族文化审美论

朱慧珍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张 2000 千字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

公司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106-9/I·782 全套定价: 120.00 元

自序

我的第一故乡——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是汉、苗杂居的边远小镇，跨过一座桥便是贵州有名的侗族大寨——车寨（或车江寨）。车寨侗族的特殊的服饰，特殊的歌舞、戏剧，特殊的风俗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秋收之时父母亲又将我们兄妹送到苗寨外婆家品尝苗家香甜的糯米饭和酸肉、酸鱼，而最惬意的是割谷子的时候到田里抓鱼（禾花鲤），抓起来用竹签一穿放在火上烤，那股香味真让人馋涎欲滴。晚上，躺在苗家的木楼上，让幽幽的竹笛声，缠绵的苗歌声伴我进入梦乡（这是苗族男女青年在行歌坐夜）。每逢春节，我和表兄妹们邀约着一同赶往芦笙坪去听那震天动地的芦笙声，观赏那充满着苗味的芦笙踩堂。

我的第二故乡——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现为富禄苗族乡）也是苗族、侗族歌舞之乡。它地处都柳江中游，面对绿水，背靠青山，风景秀丽，雄伟、刚劲的芦笙歌舞，和谐流畅、充满着山野风味的侗族大歌（多声部音乐），婉转抒情的侗族琵琶歌，催人泪下的侗戏令我如醉如痴。这时我已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我的下边增添了好几个弟妹。家庭生活的困难，使我成了母亲的重要帮手，我不但要挑水、洗衣、煮饭，还要帮着带弟妹。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对侗族、苗族艺术的热烈追求。只要有侗族歌舞表演，侗戏演出，芦笙比赛或者抢

花炮，我便以极快的速度干完家务活，然后背起幼小的弟弟赶往芦笙坪或露天剧场，直至曲终人散，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有时甚至忘了背上还有弟弟的存在。因此，有人戏称我为“背戏台板的姑娘”。侗乡苗寨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和民族风情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时，在我看来，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享受。

离开家乡外出读书之后，每年寒暑假，我还是照样回家乡去追寻那儿时的艺术之梦。我也常常向我的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在苗、侗之乡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虽然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但它却表露了我对于侗、苗艺术的热爱之情。

当了大学老师之后，我教的是文艺理论和美学。很自然，我便将美与侗族、苗族艺术联系起来，用我所教的美学理论来研究侗族、苗族艺术和风情，这便形成了我民族文化审美研究的研究方向，也成了我日后招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方向。

为了追寻苗、侗艺术之梦，为了揭示苗、侗文化的深层底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地沿都柳江而上，经过广西的融水、三江，贵州的从江、榕江、黎平、凯里直至黔东南的松桃，然后又经湖南的张家界、怀化到湘西的凤凰等侗、苗聚居区。参加这些地方的芦笙节、斗马节、爬坡节、文化艺术节，以及坐妹、婚礼、打同年、祭祀等民俗活动。一次次的深入调查采访使我对侗、苗民族有了更深的理解，表现和介绍它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于是，我将这些亲身的感受和理解写成了一篇篇渗透着爱的文章。这便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的小家是一个壮、苗结合的家庭。我的先生的老家在壮乡。逢年过节，清明扫墓我们也常到壮乡去走走。八十年代的一个春节，亲戚用单车驮我到几十里以外的陶圩赶歌圩，壮

族人对歌的痴迷，壮歌的特殊修辞手法，演唱方式和曲调都深深吸引了我。在歌圩上我一待就是三天。回来之后，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录音带，加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壮族八团歌初探》一文。从此，我的研究方向又扩展到了壮族文化。我研究了壮族的文化古籍，壮族勒脚歌，叙事歌，当代壮族女性文学等。这又为我的民族文化审美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研究侗族、苗族、壮族文化的基础上，我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广西其他少数民族，我发现广西各民族文化各呈异彩，但也有相同相近的地方，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团结友爱，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关系深深地吸引我，引起我的深深思索。壮族不仅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较之广西其他少数民族发达，她何以能与其他人口较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和谐共生共荣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当今世界上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在一些地区和国家盛行，阶级的、民族的矛盾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讨广西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关系更显得十分必要。于是，我写下了《广西各民族文化共生态势及其形成原因初探》一文。还写了一些关于民族文化审美比较的文章。

我自知自己这个小册子中的文章写得十分粗浅，甚至难免有错误，但它们却是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文中所写的都是我的真感受，真感情，它凝聚了我对民族文化的爱恋与希望。我真切地希望我这个小册子能为民族文化的振兴，为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2003年7月写于相思湖畔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编 壮族文化审美论	
一束多彩的瑰丽之花	
——当代广西壮族女性文学述评	3
超越自己	
——评壮族青年女作家陈多的十年小说创作	15
马骨胡声脆 勒脚歌情深	
——《马骨胡之歌》赏析	26
横县壮族“八团歌”初探	40
演群众关心之事 唱群众喜爱之歌	
——横县临江村壮族山歌剧团演出纪实	56
第二编 侗族文化审美论	
诗意的生存	
——侗族审美生存特征探微	61
多姿多彩 独树一帜	
——论侗族民歌的艺术特色	98
惊天地 泣鬼神	
——论侗族琵琶歌的审美感染力	121
滑稽的意象美	
——侗族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形象赏析	137
侗族神话、传说故事的浪漫主义特色	146

侗戏艺术论	158
-------------	-----

在侗乡生活的沃土上生根开花

——杨通山诗作漫评	169
-----------------	-----

原始宗教与侗族民间文艺	178
-------------------	-----

第三编 苗族文化审美论

对力的崇奉与赞美

——苗族审美特征初论	195
------------------	-----

广西苗族当代文学巡礼	207
------------------	-----

草苗历史与风俗考析	217
-----------------	-----

简论苗族芦笙的起源	232
-----------------	-----

苗族、侗族服饰美探源

——从黔东南服饰文化节所想到的	245
-----------------------	-----

在风俗描写中展现民族精神

——浅论杨光富的小说创作	252
--------------------	-----

苗胞心灵的颂歌

——评过竹的小说创作	260
------------------	-----

中国苗族文化的新探索

——评过竹的《中国苗族文化》	269
----------------------	-----

第四编 文化共生论、审美比较论

广西各民族文化共生态势及其形成原因初探	277
---------------------------	-----

苗族与侗族审美意识比较研究	295
---------------------	-----

侗族民间故事中的劳动妇女形象与我国古代文人文学中的

贵族女性形象之比较	308
-----------------	-----

侗族款词的审美特征及款词与汉赋、侗族白话之比较	323
-------------------------------	-----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

——刘荣敏小说创作与侗族民间文学之比较	343
---------------------------	-----

后记	352
----------	-----

第一编 壮族文化审美论

一束多彩的瑰丽之花

——当代广西壮族女性文学述评

对于女性文学，文艺界有各种界定，我这里说的女性文学专指由女性创作的文学。

广西壮族女作家一是年轻，二有潜力。本文将评介的，除韦银芳已人到中年，其余四位（黄琼柳、李甜芬、岑献青、陈多）均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她们虽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但她们凭着自己的毅力、热情和才华创作了一批引人注目的诗歌、小说、散文。有的作品如李甜芬的《写在国境线上》、韦银芳的《前进路上的沉吟》、黄琼柳的《望月》等，曾荣获全国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有的作品如陈多的《大婶》、《庄稼理》被译成日文，与国外读者见面。

一

每一位壮族女作家都有一支独特的心曲，这一支支独特的心曲构成了一组优美和谐的壮族女性文学的多重奏。在这支多重奏曲中，我们可以聆听到边陲雄壮的军号声，壮乡潺潺的流水声，田园欢快的牧笛声，深山沟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以及当代青年要求冲破传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呐喊声。

在广西壮族女作家中，黄琼柳是一位多产又独具个性的女诗人。她的第一个诗集《望月》已与读者见面，第二个诗集

《蝴蝶蝴蝶》也已问世。

提起黄琼柳，有人说她是典型的现代派。无可否认，琼柳诗中的重感受、轻再现和飘忽的思绪，纷繁的色彩，反叛传统的精神以及跳跃的、不连贯的字句和奇异的诗歌分行，都足以证明西方现代派对琼柳诗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琼柳诗才使读者感到陌生以至隔阂。然而，只要耐心地细细咀嚼你便会发现，在这西方现代派的外表形式下潜藏着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当代青年的灵魂。在琼柳诗中，虽然也免不了有暗夜的“忧郁”和“哀愁”，有对失去的追悔，有对冷月的诅咒，然而，更多的是对“太阳”、“月亮”、“启明星”、“蓝宝石的天空”、“五色鸟”、“红发卡”等的热烈追求。请看下面这些诗句：“我难过我想成月亮最好成为太阳/ 还有月亮和太阳的那个梦。”（《投影》）“啊！夹上一只红发卡吧/ 姑娘，请它把你的去路照亮”；“明澄澄的碧波上/ 扬一张红帆/ 驶向彼岸的新港”；“广阔的荒野里/ 沿一条小路/ 走向希望的远乡”（《夹上一只红发卡》）。在《空间》一诗里，诗人曾经看到在暗夜中行走的人，被一块“漆黑的布”“紧紧裹住”；在“雾中行走”的人被“雪白的布”“死死缠住”；在“雨中行走”的人被“银光纱布”“层层绞住”。然而“歌停了，梦停了/ 被淋湿的人，踩碎了古老的浪花”。诗人在结尾处以胜利者的姿态高歌：“夜，忽略了金光的黎明/ 云，遗漏了会飞的歌声，海，忘记了征服者的姓名/ 人，看准了虹的角度/ 就会摘回一朵七彩、艳丽的笑容。”这清醒的理智，热烈的追求，高亢的呼唤与西方现代派的下意识、颓丧、沉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在琼柳诗中还有一股突破传统，到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的探索精神。然而，她决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像西方现代派那样否定一切。在她的诗中，既有对传统的批判，也有对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烈赞颂。在《人·山》中，她赞颂“父亲”“那宽阔的背/挡住，山峰·日落”“古铜色/胸腔，发声/人与兽，不朽的歌”。“父亲/坐着，是石块/站立，是歌者”。而“山，赋予我/灵魂，倔强的·求索/山，给了我/骨骼，坚韧的·开拓”。琼柳也正是在这“山”赋予的“求索”、“开拓”精神的引导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外在平静的语言、单纯的色调与内在的五彩灵魂、飘忽思绪微妙结合是琼柳诗的显著特色。白色、黑色、冷色是琼柳诗的主色调，诸如“朵朵白云”（《目光》），“冷色的冰”，“冷硬的石头”（《望月》），“雪白的布”，“银光纱布”（《空间》），“雨水的冰冷，森林的冷清”（《五色鸟，掠过我的头顶》）等。诗人正是用这些纯色、冷色构筑了一个“无声。无色。无意。无疾。”（《目光》）的外部世界。然而，透过这平静、单纯的外部世界，却可以窥见一个激荡不安、飘忽不定的五彩的灵魂。你看，那“动荡的湖水”“永远拍打着高筑的堤岸”；在“染黑了”的“夜”里，却有“两道期待”、“两道渴求”；在“无声。无色。无意。无疾。”的世界里，却有“一块石头飞过空间，一种眼神击碎万种风流”（《目光》）。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诗人们力求在表达情绪时安静、冷峻、平白、从容，而意念的实质却是沸腾的血和肉，魂和灵的复杂混合体。”诗人试图以此表现“现代诗人们躁动不安的心理及奇特的历史命运与思想负荷”。

与黄琼柳相比，韦银芳的诗显得格外质朴平易。她的诗，可称之为现代山里人的歌。韦银芳，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山沟里的饭店服务员，每天下班之后，还要帮婆婆做几小时生意；回到家，还有家务等待她料理。然而，她“像小草那样顽强，像岩石那样坚硬，像蚂蚁那样忙碌，像蚯蚓那样耕耘”

(《我就是我》)。像“藤”一样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穿荆棘，走悬崖，贴绝壁，钻石缝”，谱写出当代山里人的歌。

读韦银芳的诗，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句句朴实无华，字字明白如话：“一页页，/一行行，/一个丽句，/一篇华章，/没有半点修饰，/都是天生地长。”“秧苗儿就是那么翠绿，/油菜花就是那么金黄，/茉莉花就是那么洁白，/山泉水就是那么清亮。”(《山沟里拾来的诗》)韦银芳的诗就像那清澈的山泉，质朴、自然、清亮。在她的诗里，充满了山里人最熟悉的山、水、泥土、春风、春雨、春蚕、麻雀、蚂蚁、姜和红薯藤以及那袅袅的炊烟。她吟唱泥土是“人间的上帝”，“水”“哪怕只剩下一滴，也能装下寒星冷月，把太阳的光辉照射出来”。而蚂蚁结队却能抬起“比自己大十倍、百倍的物体”。一切都是那样的明白。但在明白如话的诗句里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蚂蚁何以能抬起比自己重十倍、百倍的物体？“原来你们不是十个、百个，是一群，是一窝呀。”接着诗人又反问：“如此众多同胞，个个都能信得过吗？不经审查批准，便尽可为胜利奔波……”诗人的回答是：“假如我就是你……，假如你就是我……”(《蚂蚁》)这带点讽刺意味的“审查批准”，这两个“假如”深藏着多少含义，那些热衷于互相猜忌、互相争斗的人难道不应当从这“蚂蚁”中受到启发吗？再看那“红薯藤”：

没有木棚竹架供我攀登高阁，

我不会因此萎缩难活。

没有附依——

我偎靠泥坨；

不能直上——

我横着求索。
 着眼土壤，
 我在地下默默地结果；
 翘首蓝天，
 我在心里盼着收获；
 啊，一经挖掘，
 我便奉献自己丰硕的果实。
 连同我干枯的藤壳……

这不趋炎附势、不怨天尤人，顽强战斗，默默地为人类奉献一切的“红薯藤精神”何等地令人敬佩！

再读韦银芳的诗，你还会发现现代山里人那股子冲破“山”的重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顽强战斗精神。你看那《山沟里的天》：“在群山团团包围中，天——是一个小小的圈……”然而“视线是挡不住的，/ 看山民渴望的两眼；/ 天是不能遮住的，/ 不管排山还是群山！”“——荡一条藤索，/ ——架一根楠竹，/ ——砍一蓬利刺，/ ——垫一铲山土……/ 路，在手心里握，/ 路，在脚板下铺，/ 路，在探求者的眼里展现，/ 路，在勇敢人的心中潜伏……”韦银芳笔下的山里人具有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派！他们以全新的姿态加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

在边陲“弹坑”边生活的李甜芬，她的诗充满着边塞的风光和边塞军民战斗的情思。从她的诗里，我们可以谛听到阵阵的军号声，带防滑链的军车隆隆声，战士豪迈的歌声，牧童悠扬的笛声……，即便是写“娄山关”，写“黄果树瀑布”也无不带上南疆军民的战斗诗情：

你完全可以断然止步，

敏感的风虔诚地拦阻不要再向前了，
哪怕半寸，就会落得粉身碎骨。

……

坚定地，你向前，
于是，化作壮观的瀑布。

那是你的魂灵吗？

艳丽的双虹悬挂浓雾处。

——《黄果树瀑布》

从瀑布那勇敢的步履声中，那一往无前的雄姿里，你不是可以想见边疆军民那无所畏惧、勇于献身的的气度吗？

以满腔激情谱写多彩的边疆交响曲是李甜芬诗歌的重要特色。然而，她没有写战火纷飞、横尸遍野，而是着力描绘在“弹坑”上拱出了“一瓣瓣新芽”“悄悄染绿了南方的边境”（《写在弹坑上》）；她没有写战士如何手握钢枪，对准敌人的胸膛，而是写战士们“沿着蜂飞蝶舞的小道下岗”，“摘回一枝山花”，“掏出给爱人的信，轻轻地夹上一瓣山花”，“代他的深情话”（《下岗后，他摘回一枝山花》）。诗人“爱恋的是——绿；绿的竹楼，绿的哨所，绿的山林，绿的小溪……”这“绿”寄托着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深深爱恋，寄托着诗人对和平幸福生活的热烈向往，寄托着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崇敬。

出生壮乡、身居首都的岑献青，她的散文又是另一番境界。客居千里外，情牵壮乡魂，是岑献青散文取材上的重要特点。读她的散文，你会发现她的思绪时时在生她养她的壮乡萦回。那“榕树”、“凤凰花”、“了刁竹”、“还魂草”，都来自壮乡的土地；那“染色饭团”，那“小河”，那“江村七

月七”，全都渗透着作者对家乡深切思恋的真情。即便是写首都的华灯，她“在心里深处怀念的，却是遥远壮乡的灯”。然而，作者的眼光又不仅仅停留在家乡的狭小天地里，她以家乡的事物为引子，扩展开去，生发开去，揭示人生的真谛，表达作者对壮乡、对社会的深深思考。

岑献青笔下的事物往往是极平常的，作者以冷静的笔触信手写来，淡雅朴实，不事雕琢。然而，却在平凡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在淡雅中渗透着深情。她从采了刁竹为外婆治病中“忽然生出一个极庄严的信念，以为做人，总应于世人有利”（《了刁竹》）；她从“我”对“窗前槐”的喜厌无常的态度里揭示了势利者“那一种自私，以高尚作了外衣”（《窗前槐》）；她从“江村七月七”取河水的习俗中透视出人们“总是企求着美好”的心理（《江村七月七》）；从“江村”那贫乏而充满渴求的凡人俗事里又流露出作者对家乡发展的焦灼不安的思绪。她从“九死还魂草”的“死”而复“生”，随后又被“我”误用锈水泡“死”而引出了无限的感慨：“一个生命，从濒死状态中‘还阳’，需要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而我，竟忽视这种来之不易的‘复活’，又将它推进了死亡的怀里。从此，这碧绿的枝叶，这晶莹的珍珠，将会随着它们的死亡而消逝……”（《九死还魂草》）

曾经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陈多为读者展现的，却是一个纯洁、善良、美好的心灵世界。她的《伙伴》、《庄稼理》、《大婶》等短篇小说，其历史背景都是十年浩劫时期，然而，作者却能透过重重阴霾看到周超英、老队长和大婶的善良、正直、美好的心灵。日本友人西胁和子在读了《庄稼理》后写给作者的信中说道：“我们格外地欢喜……这个在文革那样的时代仍然能讲实话的壮族形象。”小说